

乌贼鲞

□虞燕

身体滚圆壮鼓鼓，牙须长长当手脚，背脊背块白石板，肚皮装只乌鸡蛋。路上碰着大海盗，头颈伸伸放烟幕，墨里察黑雾茫茫，黑幕遮遮逃性命。”——这是儿时的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则谜语，谜底是：乌贼。

那会，听到大人们讲乌贼汛到了，我就莫名兴奋，又可以吃乌贼鲞啦！当地有句谚谚：立夏连日东南风，乌贼匆匆入山中。就是说到一夏季，舟山渔场海面上盛行的东南风促使逐渐升温的海水不断自东南外向西北岛屿沿岸流动，正值产卵期的乌贼便会随水流游到山边，乃是捕捞乌贼的最佳时机，称之为乌贼汛。乌贼汛期间，水产公司加工场的大型劈乌贼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而我家的院子也成了小型剖乌贼鲞活动的场地，父亲和母亲拎起一只只乌贼在石板上熟练地持刀剖切、摘除墨囊、洗净沥水，忙得连喝口水的的时间都没有。

晒乌贼鲞的盛况在我反复地回忆与怀念下，终成了童年记忆里最浓墨重彩的画面之一。院子的地面、围墙、青树上到处都是晾晒着乌贼鲞的大小团箕、竹簟、筛篮等等，甚至连河边和邻居家的院子也都被我家乌贼鲞侵占了。晒乌贼鲞时有诸多注意点，如要拉直头颈，分开肉腕，未晒成型时宜小心翻动等，所以大人们一般不让孩子参与。不过，我有我的工作——手握一根竹竿，随时准备驱赶覬觎乌贼鲞的猫猫狗狗。虽然少了玩的时间，但我非常乐意，因为我实在很爱吃乌贼鲞啊！饭锅里随便蒸一爿，不用等揭锅，屋子里就会弥漫起一种特有的诱人鲜香，

赴会四月

□张绍国

转眼又是人间四月天
又到赴会四月时，不由一惊
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
我还在斑驳的画壁前流连忘返

春讯如潮，芳菲如流
我再不走立秋和冬的阴影
就要错失四月如火如荼的爱
甚至被四月拉黑或删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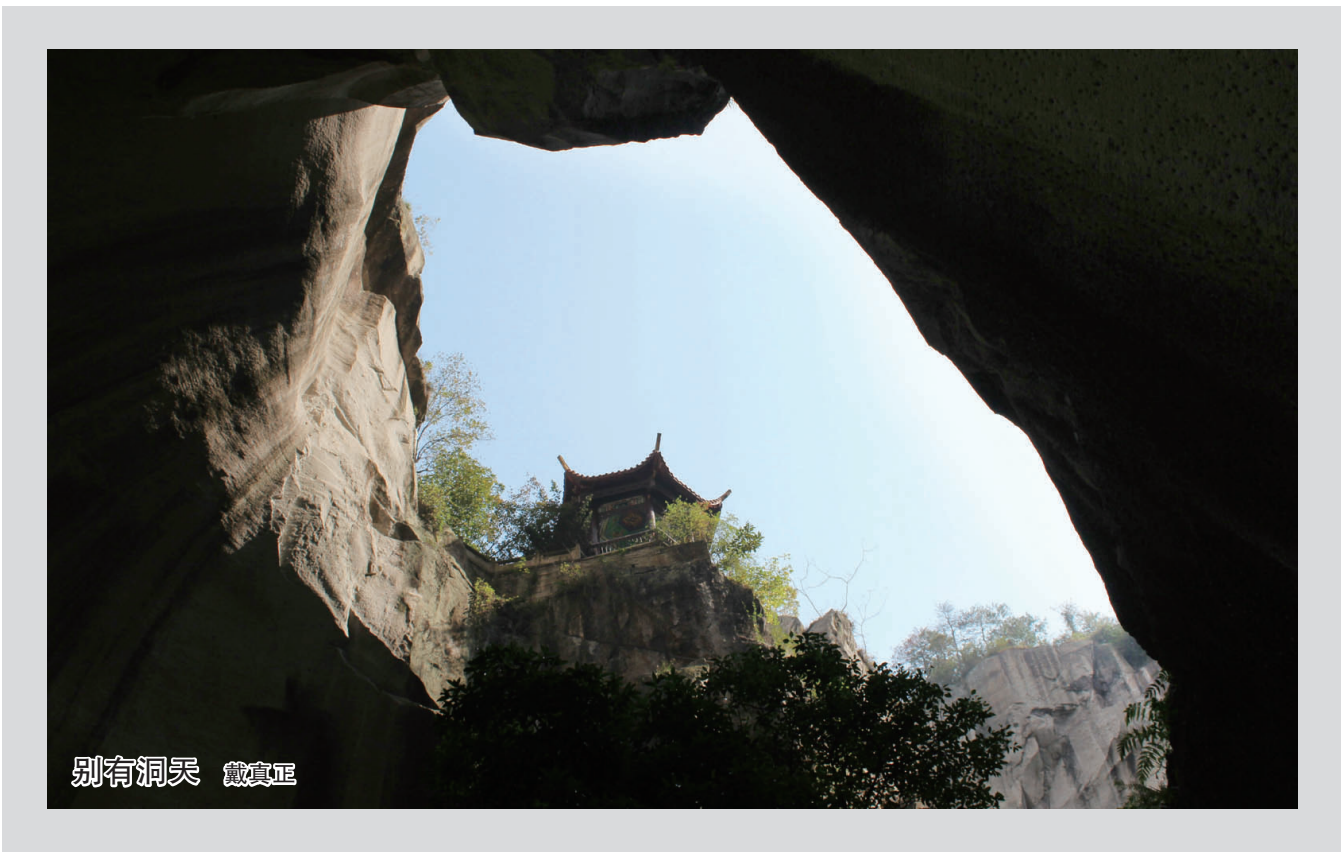
我不停地翕动鼻子，边咽口水边在灶边打转。蒸熟的乌贼鲞略带红色，随手撕下一条，便迫不及待地送入嘴里嚼动。乌贼鲞耐嚼，越嚼越鲜，越嚼越香，鲜中带隐约的甜，甜中还有一丝咸，嚼着嚼着，又不小心嚼出了阳光的味道，那种滋味美妙到无法形容！在那个糕饼糖果稀缺的年代，妈妈就拿乌贼鲞给我们解馋，现在想来，那是多么美味又奢侈的零食啊！

突然来客人了，不用愁，鲜灵灵的蔬菜自家地里有，只需从屋檐下成串的乌贼鲞中取下几片，便可以变出好多盘佳肴：乌贼鲞丝炒芹菜、乌贼鲞切片煮莴笋、大蒜烤乌贼鲞、乌贼鲞煲冬瓜汤……蔬菜的清新爽口与乌贼鲞的鲜美醇厚完美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吃的人自然赞不绝口。尤爱乌贼鲞煲冬瓜汤，那从旧式煤球炉上的砂锅里飘出的香味总会时不时地从记忆里跑出来勾引我。其实此汤做法极其简单：乌贼鲞稍微浸泡一下，切块，冬瓜去皮切大块待用。乌贼鲞加水放少量姜片先煮，后加冬瓜块慢慢熬，调料等煲到熟透了再放。随着锅里的“咕嘟咕嘟”声，鲜香逐渐漫了出来，在空气里打着旋。这道汤滋味浓郁却多喝不腻，乌贼的鲜沁入在冬瓜里，冬瓜消融在了汤里，乌贼鲞块轻轻一咬，溶化在了嘴里。越喝越想喝，喝完还后忍不住舔舔唇边，回味一下。

乌贼鲞烤肉因为在儿时吃得甚少而被深深惦记。乌贼鲞一旦与五花肉烧到一块，两味相渗，各尽其妙。乌贼鲞泡发至稍软，五花肉切方块，锅留底油小火加入糖，溶化后加入五花肉翻炒至金黄色后加入乌贼鲞、料酒、酱油、盐、水等焖煮，待筷子可

在杨柳岸在桃花坞在梨花坡
四月一直以最阳光的一面，与我
亲密互动，勾起许多美好回忆
仿佛又回到青春烂漫的岁月

在四月的鼓舞和感召下
我决定摒弃自卑，放飞自我
老夫激发少年狂
敢试敢闯，再潇洒走一回



掘黄泥拱笋

□唐海位

四月春浓竹叶新，雨添青玉节频频。要知美味寻何处，更待黄泥拱笋珍。

每年谷雨一过，毛竹林里的春笋就大多上市了。偶尔有一些半死不活的俗称“出头乌龟”的毛笋，村民们根本不屑一顾。于是，那些刚从竹林的黄泥深处拱出来的肉质脆白，味道鲜美的大毛笋……黄泥拱笋，就成了人们的最爱。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中午，经过连续几天的阴雨，太阳难得露出了笑脸。我扛起扳锄，穿上长筒雨鞋，腰系一柄柴刀，随手拎起一只编丝袋，往岳父家的后山竹林里去掘“黄泥拱笋”。岳父家在奉化尚田镇水中头村，那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一条清澈的小溪依村东去，终年哗哗流淌着。顺着村口那条开满野花的泥泞小道，绕过一道不高的小山坡，便到了岳父家的竹林山。

梦幻般的浓雾下，竹林里到处都是湿淋淋一片。那些刚刚被雨水洗涤后的毛竹大多低下了头，愈发显得清新翠绿。几只拖着五彩缤纷的长尾巴山雀在竹林间唱着跳着。不远处的一棵苦楝树上，一只灰褐色的小松鼠，竖着蓬松的大尾巴，瞪着两只溜溜转的小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眼前我这位不速之客。

掘笋好比钓鱼，它也讲究技术与运气。但往往就是在寻找猎物的过程中得到一种乐趣。有时候前面的人前脚刚走过未发现已经出头了的笋，后面的人反而轻易找到了，这就是山里人常说的“笋花眼”。所以寻笋也讲究耐心，特别是寻冬笋，更应细心，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是这个时节寻黄泥拱笋，一般看准竹叶浓绿茂盛，竹子稀疏，泥土深厚的竹林边缘，田坎坟包处去寻。如果遇到表层泥土开裂突起，中间往往有一大块湿润，就很可能是你要寻找的目标。

我低头在竹林里仔细寻找起来。突然，我发现脚下踩到的一块青草地觉得有点松软，用力向下一踏，有种反弹的感觉。我小心翼翼地用扳锄掘开泥土后，果然发现是一株小黄泥拱笋，与心里的期望不一样，不免有点失望。我又在竹林四周转了一圈，还是未发现像样的无头大毛竹，心里不免有些烦躁。一阵微风吹来，竹叶间飘下几滴晶莹的水珠，嗖嗖地直往人的脖子里钻。我打了个寒颤，心中顿时一静。

到了半山腰，有一块两间屋面大小的平地，地上绿草如茵。平地中间有两株孤零零的竹叶浓绿的无头大毛竹。暖暖的阳光透过竹叶，斑驳陆离地洒在那块沾满露珠的草地上，发

轻易戳透肉皮，汤汁浓稠时即可入盘。肥美的五花肉因了乌贼鲞的浸润有了浓浓的海鲜味，酥而不烂，肥而不腻；吸饱肉汁儿的乌贼鲞油汪汪、鲜滋滋，恰到好处地韧劲让齿颊焕发了新生力。鲞香与肉香的融合从舌根深处向整个口腔缓缓弥漫开去……

最怀念的，还是奶奶家的烧烤乌贼鲞。每当暮色四合，奶奶把小炭炉搬至门口，用干草、干树叶等生起炉子，等明火逐渐减小，便将炉子拎回屋里，架上金属网子。爷爷和爸爸早已把在船上晒干的乌贼鲞洗净入盘。爷爷说，船上的海风与日头都特别猛，晒成的乌贼鲞喷喷香。爸爸坐在炉子旁细致地烤乌贼鲞，时不时地翻动一下。我跟弟弟帮不上什么忙，只会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地瞧热闹。待乌贼鲞在网上“滋滋”地冒烟，海味特有的鲜香挟裹着烟熏火燎的气息充满整个屋子时，我们就安静了，像被粘在小炭炉上了似地，挪不动步子。爸爸给我们每人碗里都放了一只烤好的乌贼鲞，宠溺的微笑挂在脸上：“好吃吗？”我们一面咂嘴舔唇一面“嗯嗯”地点头。那是一种怎样的味道啊！咸香中透着鲜甜，鲜甜里又夹杂了烟火味，好像还有海风与阳光的气息从舌尖一闪而过，越嚼越香欲罢不能。就这样，吃着看着，大家的笑脸在热腾腾的烟火气里一会朦胧一会清晰，我全身暖洋洋懒洋洋，不知何时便在奶奶怀里睡着了……

多年前，仿佛一夜之间，乌贼成了稀缺品。后来难得看到市场上有售乌贼鲞，却吃不出曾经的味道。乌贼鲞当然是自家晒制的最好呢！

金盆捣凤仙

□陈峰

无一例外，去年开花的那片杳见，原地长出了一株株凤仙花，高低远近，错落有致。只要长出了一点点动静，总能引起小芹的大呼小叫，女孩子们没事的时候总爱蹲在凤仙花旁边，叽叽喳喳讨论着今年要包几次包几只手指头。那公鸡看到这么多花枝招展的女孩，“咯咯咯，咯咯咯”引颈而来，凑热闹，小芹立马起身忙去赶公鸡，她怕公鸡啄坏了凤仙花的幼苗。“去去去，去去去，去啄凤仙花就打死你！”

六月六，在乡间是一个吉时，主人把狗狗猫猫赶到河中帮着洗浴，这一天的狗狗猫猫特别温顺，享受着主人的抚摸，水淋到身上，讨好地迅速一甩，水珠四溅，像表演节目似的。婶婶们一大早就从河里提水，一桶又一桶的水倒在大脚桶里，晒在屋檐下，等到下午三四点，水晒热了，便招呼孩子们一丝不挂坐进桶里，像狗洗浴一样，用瓢把水淋在身上，小孩们放肆地嬉闹，学猫猫甩水，水怎么也甩不完，便大笑，男孩女孩都不避嫌，这一天，小孩们快活极了。彩英阿婆说，这是希望小孩子像狗啊猫猫一样无病无灾地活泼泼地好养。这一天，家家户户还要晒衣服，“六月六，晒红绿”，花花绿绿的衣服一大堆，婴儿带红纓的帽子、虎头鞋，碧绿色的丝绸缎面，烫着金，母亲的大红嫁衣，对襟的，葡萄纽扣，孩子们围在红绿前，妆扮自己，帽子太小了，戴不进去了，虎头鞋更不行，丝绸缎面披在身上可以扮小姐，披在身上转圈，一圈又一圈。我把母亲的嫁衣套进去，整个人都钻进去了，两条腿藏在衣服里，有一半袖子是空的，荡来荡去，太好玩了，这一幕正好被彩英阿婆看到，“我看着你母亲嫁到村里来，如今女儿也可以出嫁了。”羞得我赶快脱了衣服。

这一天，女孩子终于等来了染指甲的时刻。摘来凤仙花最饱满的花瓣，养在清水里。黄昏时分，晚饭结束，我自告奋勇替母亲整理碗筷，催母亲拿出小白捣凤仙花，各种颜色的凤仙花捣在一起，放一点明矾，也可以是盐，艳红、粉红、玫红、水红，捣得水渍渍的，直到分不出你红我红，挑一点捣烂的花瓣覆满整个指甲，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绿色的植物叶片和细麻绳，包扎起来，食指向来不能包，听说阎王爷看到有谁包了食指，是要来收命的，乡里人对此深信不疑。

此时，泼辣辣的夜夜红开着，我翘着手指去找小芹玩，小芹这次把脚趾甲也包上了，小芹睡在床上，脚动不了。看到我来了，两腿摇摇船似地，显摆。小芹的母亲死得早，包指甲的事她可以自己作主，她神秘地跟我说，“看看看，我才不信阎王爷来收命的传说，这次我偷偷包上了食指。”吓得我转身就逃，我真佩服小芹的勇气。翌日，女孩子们伸出手指，比赛谁的手指红，小芹面庞绯红，十只指甲红云一片。小芹目光清亮，伸出脚，脚趾头也是一片红云，太美了。很快，谁都知道小芹染了食指的事，村里人说没娘的孩子，主意大。

乞巧之夜，又迎来一次染指甲的机会，再次染后，颜色更妍丽了。这一次，村里的阿忠驼背说也要染指甲，我们还以为那是开玩笑，一个糟老头居然染指甲，没想到是真的。阿忠驼背是个老光棍，他的灰指甲已经影响生产劳动，并且一传二，二传三，三只手指头都得了，阿忠驼背去求彩英阿婆帮忙，阿婆告诉他一个偏方，用白色凤仙花治疗灰指甲。那天晚上，我们翘着手指来到彩英阿婆家里，阿忠驼背跟我们一样，老老实实坐在矮凳上，伸出手，彩英阿婆把他的三只手指包得严严实实，并嘱咐他过几天再包，要连续包三次，果然，灰指甲好了。村里还有一个脚底生癣气的小青年，大夏天不敢穿拖鞋，找好的对象也黄了，后来也是彩英阿婆告诉他，把脚浸在泡有凤仙花花瓣的水中，每晚一次，半个月后竟也痊愈了。

七夕的星空，星子闪耀，暑热退场，我们聚在彩英阿婆家的大道地，听大人们天南地北胡吹。村里有个唱走书的大编师傅，他扮什么像什么，手里的扇子一折开，小姐、相公、县官老爷信手拈来，背首唐诗也像演戏。那天，他演了一段，请大家猜谜语。“红面书生，落在花园之中，小姐看见，拉进房中，拷打一顿，陷宿一夜，待到天亮，丢弃门外，小姐小姐，介抚情义，我三分鲜血，留在依指甲里。”听得我们小孩子云里雾里，大人们都已知情，哈哈大笑，大编师傅拉起我的手说，“喏，这就是凤仙花，我三分鲜血，留在依指甲里。”大家纷纷拍手叫好，叫他再来一段。大编师傅又唱了一段，“五月石榴似火红，女婿挑来端午粽。六月荷花结莲蓬，手捏扇子赶蚊虫。七月凤仙开层层，牛郎织女喜相逢。八月丹桂香喷喷，家家户户吃月饼……”

那晚回家，拐角处传来“窸窣窣窣”的声音，我赶忙拉紧母亲的手，母亲说，这个拐角明年要种上凤仙花，可以赶蛇。凤仙花的颜色很多，花瓣形状犹如展翅欲飞的凤凰，花朵包藏着许多椭圆形的褐色种子，一遇烈日暴晒，种子便弹开飞出。在家乡，凤仙花是学名，大家都叫它为满堂红和得胜花，后来我曾探隐索颐，为儿时的那份情结，发现满堂红是紫薇的学名，而得胜花的称呼未曾留下草灰蛇线，地处沿海的家乡早先受倭寇侵袭，是否这花保佑过那些征战的将士。如今我的家乡依然还是这么称呼它们“满堂红”或“得胜花”。

欲染纤纤红指甲，金盆夜捣捣凤仙花。这是唐代一位女子描写凤仙花的诗句，忆起儿时捣凤仙花，可以用石臼，可以用白壳碗，也可以在石阶沿上捣，想那金盆岂是寻常百姓所能拥有，想必写诗的女子，一定出身尊贵。